

中国故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主编·刘心武

李冯

著

蓝焰
文丛



李 冯 / 著



中国故事

含义，瞧着他越过~~地上的障碍~~，去拉开窗帘，
推开窗子。午后白色的~~阳光~~从他肩上倾斜着射
进来。她感到~~晕眩~~，她能够看到缭绕的青烟
飞快地从暗处朝明亮逃逸，但辨不清他是否在
逆光中与她对视。于是像阴暗郁闷的舞台忽然
为聚光灯所照耀，他们忽然也被一种迷幻、静
摄的力量所固定。这是我们生活中必需、可不
太常见的一幕。它抒情，而不深刻。因为在那
一刻使我们忘怀一切让我们再后久久难以忘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故事/李冯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8

(蓝焰文丛/刘心武主编)

ISBN 7-5043-3039-6

I. 中…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324 号

中国故事

李 冯 著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智勇 责任校对: 张 哲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印张: 9.75

字数: 186 (千) 字 开本: 大 32 印数 1—6000 册

版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43-3039-6/1·420

定价: 12.80 元

蓝 焰 文 丛
主编/刘心武 策划/陈勇 祝勇

中国故事

李 冯/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燃着蓝焰的青春心

——《蓝焰文丛》总序

刘心武

这套丛书中所收的，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好几位是直到六十年代末才落生的。他们写作这些篇章时，正处于走向三十岁，或接近四十岁的人生途程。

我也曾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比我更年长的一代当然也都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空中，青春的花朵也总是要力求恣肆地开放，并努力地使自己的花盘绽成浑圆，散发出往往是充盈着浓酽理想情怀与浪漫追寻的芳馥；接着而来的会是花瓣的谢落，外在华美的暂时脱卸，但同时也便胀出了青果，饱含遗传密码与个体变异信息的青果将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更深

层次的锤炼与雕塑，于是那循环在果实内的汁液往往会更富于理性，或更幽默风趣……通过三十岁，走向四十岁，超前而立，感之弥深，这是果实痛苦而甜蜜地膨起并充实的岁月！这个人生时段中的文学，常常不仅凝聚为作家个人一生创作中的代表作，在作为一辈人的总体推进中，也往往凝聚为一代文风，或至少是文学史上的一道明显的印痕。

当然，每一代，或者不贸然划代，而说成每一茬吧，各茬作家在其三十岁上下的创作，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特别是文化氛围的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便会在总体风貌上，显现出有别于上下各茬的独特韵味。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文革”时他们或仅仅有些朦胧的社会性记忆，或竟全然没有相关的生命体验；因而他们的文字一般不会抚摩“伤痕”，也不大会慨叹“蹉跎岁月”；他们心性的成熟期，已处于大开大放的社会转型之中，物欲即使不能说是业已横流，但给予他们身心强刺激的已不是诸如“红袖章”、“国防绿”、“黄土地”以及“黑墨汁”加“批判稿”加“浆糊桶”等等社会因子；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最令他们心旌摇动，或至少是引动他们观察思考的，已是都市里万丈红尘中的光怪陆离、农村里飞速跃动改变着的天际轮廓线与鸟瞰效应，其中包括诸如股票期货、多媒体电脑、好莱坞大片、家用汽车销售广场、西方国家领事馆外等待签证的队伍、夜晚像钻石山般赫然耸立的五星级大饭店……以及豪华俱乐部门外的乞丐、离风景区很近的以破屋土桌等待“希望工

程”快来救援的小学、在被污染的江河湖泊边上新开辟出的巨型人工景点，生机勃勃的高科技开发区与圈起来却未及开发的荒芜耕地，个体书报摊上花花绿绿的纷然杂陈，等等。于是他们或令上几茬人吃惊地倾诉欲望，语涉比如说性爱这样的话题，或以想像力的飞扬与叙述策略的趣味为其美学追求的核心，令习惯于将社会责任感与严肃性作为阅读与评说规矩的人们不知从何处抓挠，欲听任之而不忍，欲规劝之而畏难。但是这些六十年代的作家们喷涌般地书写着，在他们的文字中，欲望与调侃固然常常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与可疑，然而你细细地品味吧，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在他们张扬欲望的悲欢嬉怨中，融汇着力求灵与肉、欲与德、行与法、意与矩、己与群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焦虑与索求；在有几位作者的文字中，更显示出对前辈精神结晶的积极继承，与处在新的人文环境中自我沐灵的自觉性。

不管人们的出生年代是多么接近，甚至于是“生辰八字”全然一致的人，他们即使基本上一直生活在相同的人文环境中，他们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依然使他们在一旦进入文学创造时，显现出不同的美学取向与文字风格。这套丛书所收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个性特色十分彰著；分开看是独特的心灵图像，合拢来是互补的断代绘画。相信会有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多味而厚重的审美快感。

常常忆念自己已逝的青春岁月，也偶尔翻阅自己在那独特的生命悸动期中，匆促而真挚地书写出的东西，时

时“马后炮”似地自问：为什么不能更沉稳些？更精致些？更成熟些也更深刻些？青春期便结出无疵硕果，因而不悔少作的天才，世上曾经有过，将来更必会再有，然而那真是凤毛麟角，非我们一般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所敢跻身于列。我的想法，是既有一颗燃着蓝焰的青春心脏在强烈地悸动，那便无妨先将创造一个文学空间的欲望尽可能灿烂地释放出来，犹如花蕾拼力地胀圆，或许那过份强烈的开放所带出的某个花瓣未及规整，又或是某个花瓣竟过早坠落，但花至开期最好还是放胆地开，莫待无花空有枝！这不是为自己的少作辩解，更不是教唆现在的青年人勿重质量单求频频发表，而是实实在在地悟到：人生只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由花变果的微妙期，这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心灵悸动，实在是铸就血肉鲜活的文字篇章的最佳精魂！我祝福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留下了这些鸿影心迹；我祈盼在今后的人生途程里，还能从他们的心焰中获得光与热、惊与喜！

一九九七、五、二十七 绿叶居

用眼角的余光开路

——《中国故事》序

贺 奕

记得在和我的一次闲谈中，李冯偶然提到过不知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一句话，大意是说：革命就是闭起眼睛往黑暗中一跳，纵使信心十足，也依然前途渺茫。李冯在引述这段话时，感慨唏嘘地将“革命”一词更换成了“写作”。

这段被有意篡改的话，正好揭示出李冯，也许还有所有当代写作者所置身的一种近乎无望的困境。如果一个写作者坚持认为，文学在记录和探索世态人心之外还有某种同样属于本质范围的功能，那他就不得不悲哀地承认，自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形式美学方面的可能性已被穷尽。过去一度热火朝天的文学实

验室，如今由于荒弃已久而尘封垢蔽。对于那些依然抱有不肯因循守旧的雄心的人而言，文学，已经成了一门让他自取其辱的事业。仿佛他殚精竭虑作出的努力，仅仅是在不断证明他的困窘和无能而已。社会领域中的改朝换代或日革命尚可表现为水平层次的简单更迭，而文学上对于未知境界的掘进却要复杂艰巨得多，以至于今天几已完全停滞。

那么，写作在今天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

收入这本集子的十个短篇和两个中篇，可以看作李冯在困顿之中对这一问题勉力作出的回答。相信毋须我的提醒，耐心的读者也能看出它们在文风、格调乃至质量上显然存有的参差不齐。其中，既有李冯看似漫不经心中得乎天赐的高彩华章，也不排除苦心孤诣之余依然未能幸免的败笔。二者篇名数目，视不同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将会略有偏差，但出入应不至于太大（请将《多米诺女孩》、《在锻炼地》、《十六世纪的卖油郎》与《蝴蝶》、《探望》作一粗略对比）。

从这批作品中，读者可以很轻易地发理孕育李冯小说的基本元素。人性中包含的优柔，疑惑，错乱，敏感，更多是无以名之，只是秘伏于我们意识深处的种种东西。无论读者对这批小说是喜爱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大致都能深切感受到李冯回答上述疑问时那种不乏坚执，却又矛盾重重的态度。

是的，李冯纵身跃向了黑暗，但眼睛却并没有像他宣称的那样闭紧。他的眼角还留有不由自主的余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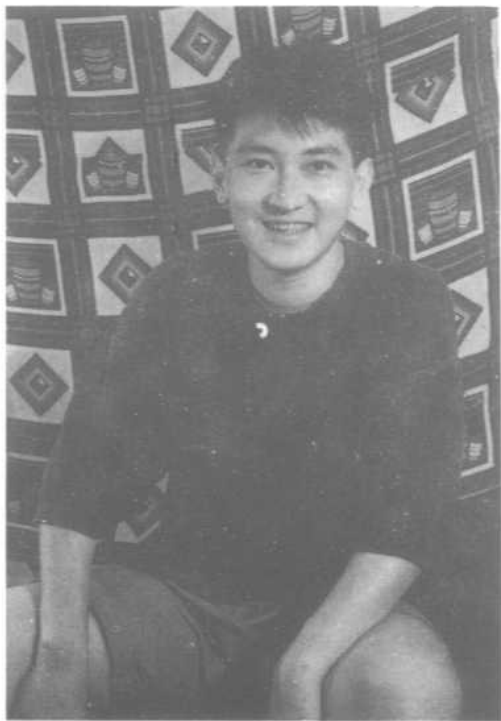
正是用这余光在为自己的写作搜寻着出路。

在我看来，李冯代表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将心理展示和文体实验揉和起来的一支。然而他采取的是在两个极端中间谋求平衡支点的办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使他作品的面貌变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充斥着一种对于自身的浓郁的狐疑气息，但它们也许就在不期然之中将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突然触动。

通过李冯，也许我们可以明了写作在今天依然具有，而且往后仍然具有的必要性。那就是，写作的痛苦从来不比生存本身的痛苦更大，而写作的欢愉也从来不比生存本身的欢愉更小。

李冯档案

1968 年生于广西
南宁，1984 年入南京大
学，1992 年毕业于中文
系，获硕士学位，曾在
大学任教，1996 年辞
去公职，现居北京为自
由作家。长、中、短篇
小说刊于《人民文学》、
《收获》、《花城》、
《作家》等刊，有长篇
小说《孔子》与小说集
《庐隐之死》等。



目 录

总序（刘心武）

序（贺奕）

多米诺女孩/1

招魂术/29

中国故事 51/

16 世纪的卖油郎/72

最后的爱/85

地铁/98

探望/110

我的朋友曾见/123

王朗和苏小眉/137

在锻炼地/208

蝴蝶/262

牛郎/283

多米诺女孩

升降翻转它将飞得更好即使是最后一次也还有一次

——韩东《飞盘》

1988年秋，一个历史上不那么敏感年份中气候最宜人的傍晚，女孩在招待所配备了陶瓷浴缸的浴室中洗完澡，然后走下楼，开始了在这所她仍不太熟悉的校园中，最后一次没有目的的散步。她穿了一件白T恤，和一条淡紫色的背带裙。光滑、富有弹性的脸上，是那种校园中常见的，眼睑低垂，自矜、而又不自信的表情。因而一眼望去，很容易把她与低年级的学生相混淆。她的年龄为25岁。之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我们想，恐怕得归

因于她自幼生长的良好家境，之后，无微不至关怀她的男友，以及，她可能从未体会过一个暧昧、混乱、而完整的少女时代。她长发披肩，这是一种较易让人产生丰富联想的发型。虽然当我们初次见到她时，它们仍是湿的。

对于这次散步，后来在通信中，她不止一次作了详尽的描绘。考虑到诸如以下原因，我们可以认识到她的充分理由。1. 以散步为界，她开始背叛原来的男友。因此像一名罪犯，她必须为自己寻找某些合乎逻辑的动因和解释，哪怕是非理性、或潜意识层面上的。2. 爱情，意味着相互占有，也包含了被占有，她这么理解。可在此以前的七年，已经随着头一次恋爱，无可奈何地逝去了。故而出于救赎心理，她觉得应该将属于新男友的私人时空尽量提前。3. 下面我们将提到，在她与新男友间，存在着如年龄、身份、居留地点等多方面的隐患，使得这次恋爱浪漫有余，同时危险也有余。所以她才如一名迷乱的建筑工人，一方面让危楼迅速升高；另一方面，不得不反复巩固地基。从她不断发出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的文笔是相当笨拙和幼稚的，仅会把“他”比喻为那只忽然落到她脚边的飞盘。但随着感情升温和操作日益熟练，她的表达就大大丰富了。她开始回顾起当时环境和气氛的细节：陌生的小道、孤单的背影、黄昏中光线与空气的微妙组合，以及她同样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她几乎是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学中的意识流手法。并不断地增补、更新，掺进了大量有关的背景材料：她的

童年、少年，她在此地半个月的进修生活，她原来的男友——从他们乏味的青梅竹马到更加令人乏味的日常争吵——等等等等。她就这么一次次迫使自己 and 对方回到他们相识的起点。使得这些充斥着洛可可风格的信件让人难以卒读，犹如一个不愿离开襁褓的婴儿，似乎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抑或安慰。我们不得不再度提醒大家她已经 25 岁了。实际上，她应该知道，就在她给那些片断赋予种种夸大、指向明确的意义（等于往画布上的青苹果涂上一层层厚重的油彩）的同时，她的回忆正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关于那次散步，我们唯一所能确定的细节，便是她左手上有一只前男友赠送的戒指（可能代表订婚，也可能仅仅意味着爱情）。半个月来，为了回避班上那些已婚男子——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最远至新疆的某油田，普遍都把离家进修视为一次绝好的放纵机会——的纠缠，她一直将它戴在表示已婚的无名指上（当然这除了更激发那些男人肆无忌惮的情欲，不会有什么用）。此刻，在微凉的晚风和安全的暮色中，她不知不觉又将戒指取下，套回了原来的中指。

希望绕开晚饭后同样出来散步的女生（在光线模糊的楼房、草坪和花坛间，她们三五成群，或携带男友，似乎像花花绿绿的蝴蝶无处不在），她特地选择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线：从招待所出发，经过一个废弃的水塔和学生食堂背面，沿着校办工厂和附小的围墙，最后抵达校园偏僻的西北角——留学生部。它由一个包括两栋小楼的庭院构成，在 1988 年，在一个颇为奇特和热闹的所在。

我们可以让那女孩为沿途平庸的风景和此行偶然与宿命间的关系继续大费周折，提前在这等她。在院子的正门外，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留学生、外币贩子和想走捷径出国的妙龄女郎在活动。另外，还能见到两名相距数十米，互掷飞盘的男孩，他们是陪住的中国学生，在那年的秋、冬两季，这一直是他们饭后的余兴游乐。他们，及那只飞盘确实曾经存在，因为诗人兼小说家韩东，曾与一些友人去那消磨过时光，并作有《飞盘》一诗。打开《他们》文学不定期刊第五号，可发现诗作于1988年10月6日。必须注明，我们引用该诗，并非指韩东，或其他人与女孩有何瓜葛，仅旨在对场景作一描述：

飞 盘

一只圆盘从他的手中飞出
一只圆盘不断地像无数只圆盘
从他的手中平缓地飞出
绕过了更高的高度突然跌落
这一次需要你找到它
草丛中拒不回答的是这只圆盘

升降翻转它将飞得更好
即使是最后一次也还有一次
看不见接放的人只看见他们脚下的黑暗
.....